

西南区话剧、地方戏观摩演出大会

〔独幕话剧〕

朋友之間

〔五场话剧〕

走向新路



四川省观摩演出团 1965.9. 成都

時間 一九六四年春节前几天的一个下午。

地点 川西平原某公社赵家院坝。

人物 赵老成——男，四十六岁，下中农。

老成妻——女，四十五岁。

二 哥——男，三十四岁，中农。

九 嬢——女，四十八岁，上中农。

九 叔——男，五十岁，九嬢的丈夫。

布景 舞台上，左中右三家房屋构成一个三合头院坝。台左是赵老成家，陈旧的草房，門的上方有“光荣軍属”的小紅匾。台中是戏迷二哥的瓦房，門上貼有“花脸”画片。台右是精灵鬼九嬢家，古老的瓦房，双扇大門上貼着“財”“宝”二字作为門神。三家之間有两条屋角巷道，通向屋后。台前是来往大路。

幕启 台上无人。阳光斜射，有下午的感觉。台后嘈杂声：
“大嬢，你投好多？一百。五爷，你投好多？九十……”
少頃，赵老成內声：“赵队长，我馬上来交肥哈。”

赵老成 （由大路上，走到篾笆門边，自語地）哈！眞象搞大生产运动的架式。

老成妻 （从屋內出）啥事这么喜欢啊？会开完啦？

赵老成 开完啦。

老成妻 說些啥？

赵老成 我家有好多鸡屎粪？

老成妻 百十来斤。

赵老成 把它拿去交了。

老成妻 我家的任务不是完成了嗎？

赵老成 刚才队委会决定把油菜再搵^①一道，才发动我們各家自觉地再投点鸡屎粪。

老成妻 老成呀，这鸡屎粪硬要当麻枯^②用啊是不是……

赵老成 （不悅地）鸡屎粪，当麻枯！看你，刚刚才学习了，咋个就搞忘了？（解释地）二天油菜丰收了，麻枯不就更多啦？未必还赶不到你的鸡屎粪。（考虑）这样，交八十斤，留二十斤。

老成妻 二八开？

赵老成 （肯定地）二八开。（解释）八成交生产队，二成自己用。（掀开篾笆門，拿出扁担、籬兜）馬上挑去交，走！（往屋左側巷道走去）

老成妻 （迟疑地）別忙嘛，商量一下哆嘛。

赵老成 （停步回头）有啥商量的，今年队上种六十多亩油菜未必拿着肥料不交，看到这么好的苗稼垮杆？走。（从巷道下）

① “搵”：給庄稼追肥。

② “油枯”：菜籽榨油后剩下的油餅，是上等肥料。

〔内台人声：那个的鸡下田囉！〕

老成妻（喊）那个的鸡又到田头啄油菜了！（拿响刷吆鸡上），

九 嫗（气冲冲地由大路上，走向自家門口）水全他爹！

九 叔 哎！（上）会开完啦？

九 嫗 开完啦。

九 叔 說些啥？

九 嫗 喊交鸡屎粪。

九 叔 水全他娘，我們这鸡屎粪，硬要頂麻枯用啊。

九 嫗（責备地）鸡屎粪，頂麻枯！越好人家越想打我們的条。

九 叔 哪个？

九 嫗 还有哪个喃，就是那个（指篾笆門）战翎子①嘛。

（自語地）前几天，学习的时候，群众說他家是下中农，参加了貧下中农組織，呸！嘖嘖，他就更不得了罗，年年栽菜子都是搗三道，今年兴他媽个“鬼”科学，喊搗六道哩！

九 叔（附和地）要搗六道？哪里去找这么多粪嘛！

九 嫗 人家說有嘛，刚才开会喊各家各戶自觉地投点鸡屎鴨屎就够了。呸！刚刚提出来，这个說我交五十，那个說我交一百。我才看不慣那些假精灵伙倒②战翎子鬧哩！

① “战翎子”：罵人話，指那种爱出风头的人。

② “伙倒”：打打伙伙，結成一伙，跟着別人轉。

九 叔 哼，他呀！（指箴笆門）硬是抱鸡婆打摆子，又扑又战的，就像有好多财宝显不出来的样子！

九 婶 我家有好多鸡屎？

九 叔 两百来斤。

九 婶 （精灵地口算）一八得八，二八一十六，拿四十斤去交。

九 叔 二八开？

九 婶 （肯定地）二八开。（解释地）拿二成交生产队，留八成来自己用。（进门提个篋兜出来）

九 叔 （耽心地问）队上规定每户交多少嘛？

九 婶 这回队上没有规定，说是各家自觉地交。走，（往右巷道走着）随便交点就自觉罗啦。

九 叔 （迟疑地）别忙嘛，商量一下嘛。

九 婶 （停步回头）有啥商量的，今年我们自留地种了那么多小麦，未必拿到肥料不用，看着自己那么好的苗稼垮杆呀？

九 叔 我们的小麦不是搥了七道啦？

九 婶 （不满地）七道，七道！你怕搥多了把你累死啦？你怕麦子收多了把你胀死啦？多积点肥料，二天搞个“秧堂子”^①你怕钱找多了花不完啦？走！（转身入屋右侧巷道，九叔默默地跟下）

① “秧堂子”，培育秧苗的苗圃。

〔赵老成把籬兜提到台中，拿着扁担挽绳子。

老成妻（上，指着双扇門）又放敝鸡！今晚上开会还要給他提意見。

赵老成（接話）啥意見？

老成妻 老成，投肥的事再商量一下嘛。

赵老成（有点生气了）嗨，你这个人才怪喃，这么半天还没想通啊？

老成妻 老成呀，集体重要，自己也不能不顾，我是想……

赵老成 想多留点？

老成妻（試探地）要得不嘛？

赵老成 队上的田多嗎？还是你的自留地多？你是想胀死自留地，餓死集体田，是不是？

老成妻 呃……你先看看精灵鬼九孀（指双扇門），他們交好多，我們就……

赵老成 嗨！众多好社員你不学，偏偏要去跟她学！你晓得不？刚才赵队长跟我一路回来，在路上赵队长还給我摆起她，說这回投肥，悬定她們会有意見，要她們注意帮助咧，你也要去学她。

老成妻（塞語紅脸）……

赵老成 再說嘛，党和毛主席都教育了我們十几年囉，你今天咋个有点打倒退啦？

老成妻（不解地）啥子倒退？

赵老成 思想倒退。你忘了土改的时候，农协会喊領押金罗，領賠罰罗，你多积极啊！分土地的时候，你脚板都跑圓罗！我那火生娃才十七岁，你就說他十八岁，送子參軍呀，保卫社会主义呀，嘴巴說得好熱鬧！到今天真正搞起社会主义来罗，叫你投点肥料，你就舍不得罗！这还不是打倒退呀？（指着“光荣軍属”的紅匾）你还配得上“光荣軍属”那四个字呀！（有意地启发）哈，算了，算了，給火生娃写的信不要交了！說一套做一套，我才不干哩！

老成妻 噉噉，我说不贏你，快担走，快担走。

赵老成 （故意地）我不担了。

老成妻 咋个噉？

赵老成 担这么多走了，你不心痛啊？

老成妻 哪个心痛嘛？交肥料，算投資，又不是拿去丢了。

赵老成 說得漂亮！你刚才还在說，（学妻的語气）多留点要得不？

老成妻 鬼老汉！人家先头不对嘛，这陣总算对了嘛。

赵老成 这陣对了？你是說不贏才交嗎，还是應該投資啊？

老成妻 （陪笑地）該！該！該！对了不？

赵老成 （唠叨地）不光是嘴上說該，还要心头說該，这个（指脑袋）里头也要說該，时冷时热就要不得。

老成妻 不要囉哩囉索的囉！（把扁担绳挽好，要老成挑起）

快送去吧！(一想，挡着老成)不忙！(急下)

赵老成 (不解地)这个人咋个？……

老成妻 (指畚箕上)油菜这么需肥，那就一齐拿去。(欲倒肥入籬筐)

赵老成 不，刚才赵队长说得清楚，要适当的留一些来自己用。再说，这里头(指畚箕)有地脚泥，一齐拿去不是沾了队上的便宜？

老成妻 哈……我这个人呀，顾了这头又忘了那头囉，快担去……

赵老成 (满意地大笑)哈哈……(担籬兜下，又复上)哎，火生他媽，我还忘了跟你說：那沟边上有一堆牛屎，拿个鷄兜去拣来交给生产队哈。(下)

老成妻 記到啦！(进屋提鷄兜出来，惭愧地摇了摇头，下)
〔九嫗提一鷄兜鸡屎上，九叔跟上。〕

九叔 水全他娘，还是多拿点去的好。

九嫗 你这个人才怪喃，咋个几反几复的？平常別人都喊你老牛筋，今天你偏偏大方起来啦！

九叔 不是大方，是怕你交那么一点儿，伸不出手，逗人家說。

九嫗 啥子伸不出手？又不是走娘屋，礼輕了怕人家笑。

九叔 人家都喊你精灵鬼^①，交这点儿，大家把我們的鸡鵝鴨一算……

九 嬸 算算算！(使气地把鴛鴦往地下一放)又不是土改算剝削賬哩。我充其量請过几个短工，千算万算，我还是个中农，总算不成富农。未必我喂那几只鸡，他們还要算一下那只鸡每天屙几两屎呀！

九 叔 要是我当干部就給你算得出来。

九 嬸 算也不怕。我买它两百斤谷壳来合鸡屎。谷壳每斤才一分錢，鸡屎投資每斤算两分半，每斤还要賺它一分半錢。他有一大算，我有一小算。

九 叔 你总是打些濫条。

九 嬸 你总是又想掙家务，又怕錢进門。

九 叔 (沒奈何地)噤噤噤，你当家，你管事，快去交了。

九 嬸 (故意地)我不去了。

九 叔 咋个的嘛？

九 嬸 这个家你来当。

九 叔 (不解地)你說些啥子？

九 嬸 当你这个鬼家，外头要受那些人的气，批啦，評啦，回家来又遇到你这个老牛筋，这也怕，那也怕。

九 叔 批評嘛就等他們批評嘛，等于沒听到就算了，气起病了还是我的事。

九 嬸 你說得安逸。他們說：精灵鬼九嬸的资本主义思想

① “精灵鬼”，精灵是聪明的意思。精灵鬼指的是爱耍滑头的人。

凶得很，老牛筋九叔都要好点。我受批評，你当好好先生，沒有这么便宜的事！

九 叔（順从地）好啦好啦，从今后，你叫我做啥就做啥，对不？

九 嬸 你說得漂亮！刚才喊你把鸡屎掏在屋头去藏倒，你咋个还站在这儿喃？

九 叔 呃，我就去哟！

九 嬸 一大家人吃飯，你当老汉的該不該护家嘛？

九 叔 該，該，該！对了不？

九 嬸 不光是嘴巴上說該，心头也要說該，这个（指脑袋）里头也要說該。

九 叔 喏，我照办嘛。（把鴛兜提来送到九嬸手里）快去交罗。

九 嬸（滿意地笑）哈哈……（提鴛兜下，复又上）水全他爹，快收拾了去接水全，他們今天放寒假了。刚才他的同学带信來說，水全病了，喊你去接他一下。

九 叔 啊！（欲下）

九 嬸（下，复又上）水全他爹，上街去順便买两斤黄糖回来，过年好吃湯圓①。

九 叔（討厭地）啊啊啊！

① “湯圓”，元宵。

九 嫗 吹吹吹？你听到沒有嘛？

九 叔 买黄糖嘛，水全病了嘛，接他回来嘛。（冲向巷右道去）

九 嫗 笨贼！你把后門打开就掏进屋了嘛！

九 叔 啊！（从巷道轉来）快去交罗，免得人家說我們落后呀！
〔九嫗下。老成妻提空鴛兜上。〕

老成妻 九叔，你們交肥啦？

九 叔 交啦。你們呢？

老成妻 也交啦。（把鴛兜放在門口）

九 叔 （試探地）他么嫂，你們交好多？

老成妻 我們按家里的肥二八开。你們呢？

九 叔 我們也是二八开。

老成妻 （滿意地）咳，我們两家一样。

九 叔 （放心地）啊，我們两家一样。

老成妻 （旁白）幸好我剛才交得合适呢，差点落后了。老成是比我看得远些啊！

九 叔 （旁白）幸好我問一下呢，差点吃亏了。（滿意地）水全他娘是比我精灵点啊！

老成妻 九叔，九嫗呢？

九 叔 队上去了。你沒有碰到啊？

老成妻 我走小路回来的沒有碰到，我去找她。（欲下）

九 叔 啥子事？你对我說嘛。

老成妻 給你說：你关不到火，錢！

九 叔 錢羅，你找她。（進屋）

〔老成妻下，戲迷二哥边上邊唱，唱的是川劇西皮二流，嘴里自打鑼鼓。

二 哥 （唱）今年的油菜好無比，

叶大杆粗古來稀，

大生產社員都把肥投去，

我戲迷焉能够（打打弄狀）

鮮眼皮呀哈！（打打弄狀、弄狀、弄狀个狀个狀——丑）

〔走到土牆邊一看，接唱：

我家夫人哪里去，

為何不見（打打弄狀）我的畚箕？（狀个狀个狀——丑）。

〔趙老成挑着空籬兜上。

趙老成 老二，你在做啥子？

老 二 我找我屋頭。

趙老成 她在河邊上栽樹子。

二 哥 （戲曲道白）急煞人也——

趙老成 （把籬兜放在門口）老二，你真是個戲迷，又在唱啥子戲？

二 哥 新編川劇，叫……這個這個……啊啊，

《社員投肥》。

趙老成 你投肥不？

二 哥 当然要投，我这个人你是晓得的，从来不落后。

趙老成 你这一回定要走在前头啦？

二 哥 不。我从来也沒有走过前头。我一輩子要象諸葛孔明一样，既沒当过先行，也沒打过后卫。

趙老成 你总是三句話不离古人！人家剧团演的都是現代戏啦，你还不說現代話呀？

二 哥 好嘛，就說現代話吧。我这輩子不想受批評，也不想捞个表揚。

趙老成 中游思想要不得啊，該爭上游。

二 哥 中农，中农，走中間不得拐①。

趙老成 王支書常說：中游思想实际上是个下游思想。快別这样想。我問你，你准备投好多肥？

二 哥 呢……（手拍腦門）我還沒有“定盘星”哩。你們投好多我就投好多。么爸，你投好多？

趙老成 我家只有一百斤鸡屎，投八十斤。

二 哥 二八开？要得，我跟你一样。我家也只有百十斤的样子。

趙老成 对。这回你該受表揚了。

① “拐”：錯。“不得拐”就是“不会錯”。

二 哥 (乐滋滋地)哪里哪里，作个人民公社的社员嘛，理当如此。

赵老成 (高兴地)大家都这样齐心就好了。我说得寒露节，
 殍秧母子的时候还有人吼殍早了、殍多了、肥料不够用，
 现在如何啊？

二 哥 我早就像孔明一样算准了的。只要是“大家马儿大家骑”，没得搞不好的。你看，(指田坝头)油菜长得好安逸哟，大盘大盘的，就跟“包包青菜”一样，他们(指双扇门)哪一辈人见到过现在这么好的庄稼！

赵老成 可是今天队委会叫搞第六道，偏偏又有人吼：搞多啦，没肥啦。

二 哥 (自夸地)我就见不得这些思想，(油腔滑调地)简直落后保守，封建迷信，不懂科学，不爱集体。你看(指路上)社员哪家投肥不积极啊，比如我……(忽然想起自己)嘿。我还在这儿吹壳子①哩！(欲走)

赵老成 哪里去？

二 哥 我去找我家夫人拿畚箕回来掏粪嘛。

赵老成 不用去了，我借给你。(把屋门口放的籬兜交给二哥)这，现成的！

二 哥 这才好哇！(接过籬兜)

① “吹壳子”：就是吹牛皮，又叫“冲壳子”。

〔内喊声：“赵老成！”

赵老成 哎！

〔内声：“石板运来了，请你到饲养场来看一看哈。”

赵老成 啊！（下）

九 孃 （提空鴛兜上）哟，戏迷老二，你才掏粪呀，我都交了回来罗。

二 哥 噢，这回你比我积极喃！好，我马上就交。（拿鴛兜去屋后）

九 孃 （得意地）我这回走在你前头罗，哈哈……（回头一看自家門还开着）水全他爹！

九 叔 哎！（从門里出来）

九 孃 （生气地）你还在屋头旋^① 啥子？太阳都快落坡了，还不快去接水全哪？

九 叔 你还說“旋”呢，到处整得稀髒，还没找到地方堆呢。堆在灶房头了。

九 孃 哎呀！床底下堆不得？

九 叔 床底下尽是些鞋鞋脚脚。

九 孃 碗柜底下堆不得？

九 叔 尽是些瓶瓶罐罐。

九 孃 真笨！捡順不得啦？

① “旋”：拖拖拉拉，泡蘑菇。

九 叔 昨天送了灶王爷，到处都封印了，动了床，动了箱柜柜，不怕“犯煞”呀？

九 嫗 （气极了）怪不得人家說你是老牛筋加老封建啊！快上街去接水全！真笨，家里的地方多得很，再有几百斤还堆得倒哩。

九 叔 不要乱动家俱，忌諱一下的好。我把家俱都貼了紅紙帖帖儿啦。

九 嫗 別人一年四季都沒忌諱，还不是好好的？我看你是錢多了的过。

〔老成妻急上。九叔打整身上，下。〕

老成妻 九嫗，总算把你找到你啦。

九 嫗 啥子事？

老成妻 （兴奋地）我們生产队不是要修猪圈嗎？跟石厂弯訂的石板，工人们跑百多里路給我們送貨上門来啦。

九 嫗 （冷淡地）我以为啥子喜事哩！

老成妻 （仍然兴奋地）我們队上那九头母猪都快 要下崽崽了。分了圈要多积好多肥啊！二天油菜丰收了，换回好多麻枯，明年大春的肥料就不愁了。

九 嫗 （更冷淡地）我自来就沒有愁过。

老成妻 （还没发觉对方的冷淡）肥料不愁，粮食就更多了。

我利便来找你商量一件事。

九 嫗 找我？啥事？

老成妻 送石板来的工人，馬上要回去，队上需用五十块钱，
銀行头要明天才能取款，社員們已經湊了四十块，只差
十块了，我来找你……

九 嫱 借錢？

老成妻 哦。就是！

九 嫱 （旁白）我沒听完就晓得要找我借錢。（轉向老成妻）
他么嫂，我这家务你是晓得的，哪有錢啊！

老成妻 你不是才卖了肥猪嗎？

九 嫱 呃……哎呀，娃娃讀中学，一大家人吃穿用，卖一
头肥猪，三混两混地就整光了。

老成妻 十块钱总有啦。

九 嫱 一块錢都沒有。

老成妻 九嫱，为了集体……

九 嫱 集体咋个？我又不欠集体的！

老成妻 呃……这样吧，（从身上摸出存款折子）你把現錢借
出来垫一下，明天你要用錢就拿我这折子去取。好不
好？（递存折）拿去嘛。

九 嫱 （反問）你家要修猪圈？

老成妻 不。我家有个猪圈了嘛。

九 嫱 队上母猪下了崽崽你逮几个？

老成妻 我家有猪喂了，还逮来干啥？

九 嫱 好道！你一不修圈，二不逮猪儿，队上喂猪呀，发